

江湖百丐傳

民國廿四年四月再版

# 江湖百丐傳

此書有著作權

翻印必究

著者 時希聖

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

出版者 上海新民書局

發行者 廣益書局  
上海河南路  
四馬路

分發行所

北平漢口  
廣州開封  
長沙宜昌  
重慶成都  
萬縣

廣益書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

全一冊定價九角

# 吳瑞書先生序言



丐至賤者也。在社會則爲分利之徒。在國家則爲盜匪之源。縱不受刑戮之加。亦當在豫戒之列。是烏足述。然而吹簫吳市。吞炭晉陽。此其中亦大有人在。典籍所述。如劉健之手刃父仇。蘭英之恩撫主子。莫不彪炳千古。赫耀一時。然則丐又烏足賤哉。原夫世際昇平。家給人足。五畝之宅。百畝之田。無棄地。無廢業。則凶年足以自贍。而豐歲更多快樂。丐於何有。縱有一二不肖者流。甘自暴棄。流爲丐食。然國家設庠序以教之。禮義以範之。亦何至自放於丐。故治世無丐也。迨國政否塞。官貪吏污。上無道揆。下無法守。剝民之脂。腴民之血。自好者救死不贍。強梁者流爲盜匪。朝不謀夕。無所控告。於是雖欲無丐。不可得矣。故丐之中亦有豪傑也。英雄末路。託足無門。丐之中亦有



文士也。硯田常荒。文章誤我。蚩蚩者氓。不探其本。不尋其源。而詆之曰下流。斥之曰污賤。而不知此非丐之咎。國家之亂政。有以促成之也。且丐亦何負於國哉。所食不過殘羹冷汁。所蔽不過敗絮敝衣。固無損於酒肉臭之朱門也。亦無傷於落米狼籍之農夫也。彼坐皋比擁虎符。或峨大冠拖長紳者。日朘削其民以自肥。盈千累萬。尙不足填其欲壑。以致民不聊生。野無青草。以彼例此。丐亦正不可賤也。使丐而甘吮癰舐痔。受疇爾而與。蹴爾而與。則丐亦不爲丐矣。惟其不屑爲此。所以寧行風雪中。唱蓮花落。是丐非特不可賤。且至可貴焉。我友希聖近輯江湖百丐傳。集古今來丐之可歌可泣。可風可勸者。彙爲一編。將以問世。予不禁怦然有所悵觸。因抒我所感。弁於簡首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吳瑞書

# 江湖百丐傳

海虞 時希聖 編著

## 【一】

武訓。山東堂邑人。三歲喪父。家貧。行乞以度日。飲食必先其母。人稱曰孝丐。七歲復喪母。晝行乞。夜績麻。得一錢。卽存之。日惟以兩錢市麤饅自養。數歲積得錢六千。邑有富家某。工會計。頗自好。武訓踵門長跪乞見。閤者揮之不去。予以錢不受。主人畏其丐。謂其亡命也。不敢見。乃於門長跪六日夜不去。主人不得已。卒見之。見則長跪請曰。丐者有所求於貴人。貴人必深許我。主人曰。若欲乞錢耶。對曰。丐者非就貴人取錢。乃以錢與貴人。丐者有錢六千。得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。息則視常加重。一年之後。以爲子母。貴人其許我。主人畏其



丐。又以其數之無多也。許之。拜而去。此後丐所獲盈一千。則持往富人家。如是者十年。子母相權。幾及百千。今乃可以少行吾志矣。乃僦老廟爲學校。招竄人子學焉。聘邑之學者主教授。奉修脯豐有加。或鄙不就。則長跪不起。必得請乃已。每開校。必盛饌饗教師。不自爲主人。請邑之有聲望者陪讌焉。或謝絕不願往。則長跪不起。必得請乃已。邑人審其願。以故居恒乞錢。與之者頗優。仍悉寄富家。權子母。每三歲。而所權子母。足一學校之用。乞食至八十歲。而創立學校三十餘所。朔望輒詣校省視。教授勤者則跪拜之。或有惰者。則長跪垂涕泣不起。以故教師咸敬畏之。靡敢惰者。學生有輟業嬉戲者。亦長跪以哀之。學生切戒不怠行之數十年。弟子卒業而去者。不可勝數。武訓仍以兩錢市蠅螬自養。終其身。武訓爲人。形貌寢陋。身肥短。行



乞七十餘年。未嘗妄費一錢。或勸之娶。執不可。積銖累寸。惟以興學爲事。非所謂奇節瑰行。得於天者獨厚歟。

### 二

吳縣城北有破寺焉。赭垣半廢。香火寂寥。有丐奉母以居。丐跛且眇。性尤痴騷。乞於人。得則稱謝而去。否則亦不强索。同輩雖侮之。亦未嘗與較。於是衆遂錫以阿憊之名。丐亦受之不辭也。然苟詈及其母。則丐必震怒。繼之以泣。曰。丐無狀。不知申孝養之義。使老母不能甘藜藿。于道有虧。罪己莫贖。今乃爲人所詬詈。母雖未及知。然兒心未忍也。詈者愧無以應。間有好事者。感其言。或疑其僞。乃贈以金二毫。丐不受。頓首曰。君子推愛及丐。慨贈多金。感也何如。惟丐不幸。獲愆於天。既跛且眇。致不能奉甘旨。以承堂上歡。俯首帖耳。求憐於人。



豈本心哉。誠以老母在。不敢令老母受凍餒故耳。今君子賙多金。則丐將何以謀報。况無功食祿。君子不爲。恐傷廉也。丐雖不肖。安能以此傷德。致貽老母憂耶。聆此言者。皆心折。釀以錢。少者再拜而納之。多則却之。丐既得錢。疾趨市購魚肉。時好事者尾焉。見之竊疑。丐狡以大義歛多金。得饗其饗。計亦良善。然欲窺究竟。不之捨。行數里。抵城西古寺。有老嫗踞坐。綴其百結之衣。丐見嫗。釋所持。匍匐至前。曰。母安乎。兒來遲。勞母倚闥。嫗聞之。喜溢眉宇。藹然可親。繼見丐所持魚肉。色乃不豫。叱之曰。兒已矣。出時我云何。汝何不遵我言。在汝自以爲孝。母固不能享此非義之食。爾自飽魚肉。母以是陷而母也。丐聞言。殼棘萬狀。傴僂述得錢狀。嫗色始霽。令之起。丐乃歡躍。爲母治烹飪。既治。先饗母。已則談笑以佐之。母食已。丐乃食。而食者僅黃



蠶黑黍耳。食畢乃頓首別母出。其情融融。亦不知其所謂苦。隨之者贊歎良久。歸述其狀。孝子阿翫之名。於是乎喧騰於吳市。故孝子有所乞。莫或遺之。後有邑紳某。慕孝子名。資以百金。孝子卒却而不受。且語紳曰。丐承邑人愛。得免於凍餒。君子之賜。實不能非分受。願君子將此金。移助善舉。則丐受惠多矣。紳韙其言。允之。然自此乃不復見丐於市。蓋因丐母恐市民之擾。不能樂其貧。而安其素。故他徙以避之。事聞於衆。衆益賢之。

【三】

相城有一乞兒。姓沈。年在中歲。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。凡所得多。不食。而分貯之筒篋中。隱君初不爲意。久而問焉。則曰。將以遺老娘耳。隱君始異之。潛令人偵其所爲。丐至一岸旁。坐地出簞中飲食。整



理之。擎至船邊。船雖陋而甚潔。老嫗坐其中。丐登舟。陳食母前。傾酒跪而奉之。伺母接杯乃起。跳舞而唱山歌。作嬉笑以樂母。母殊意安之也。必母食盡。乃更他求。若無得。則自受餒。終不先食之也。日日如之。凡數年。母死。丐始不見。隱君嘆詫。亦時少周之。此非有爲而爲。可謂真孝矣。按相城爲明末沈石田故里。去吾鄉約十里。現沈墓在焉。

【四】

婦女之爲乞丐者。其原因甚複雜。或因夫死子亡。無親戚之依賴。或因鮮耻不貞。爲父母所驅逐。或則自幼貧困。或則素性貪懶。不得已而求嗟來之食。其間雖人類不齊。而其可憐蟲則一也。有丐婦某。不知其姓氏。值歲大饑。隨其姑與夫。往來浙江之崇德石門間。乞食市中。三人偶相失。婦守于東高橋上。人有見其方少艾。雖蓬首跣足。而



不掩其美者。乃以言戲之。婦不顧而去。有投以錢而相誘者。婦亦視若無覩。如是二日。粒米勺水不入口。卒不見姑與夫之影踪。遂從橋上躍入河中而死。著者曰。女而貧至爲丐。鮮有不自爲計者。今觀某丐婦。有人戲之而不顧。投以錢而不受。卒至赴水而死。非節烈廉義之人耶。其出身雖不得而知。然其爲賢淑之婦。則可以斷言也。以丐目之。抑亦誤矣。

【五】

有女丐年方十二。操湘中口音。抱其四齡幼妹。在漢口行乞。一日至某軍營前乞食。軍士憐之。與以飯一碗。女丐盡以食妹。軍士問其何故不同食。丐曰。妹無父母。我爲其姊。力不能撫養之。今討得一飯。尙欲分其食。而不令一果腹。於心何安。聞者咸爲之動容。事聞於某隊



長令盛飯二大碗。並錢票二張與之。女丐謝曰。已足二日糧。何須更有此錢票。辭不受。隊長堅與之。時有一老嫗。亦來營前乞食。女丐以票一贈之。曰。老爺恩賞。不敢獨得。請分享之。言已。擁其妹坐牆下。時天寒甚。妹泣呼冷。女丐卸破衫覆之。已則裸身懷妹臥。翌日。軍士開門見女丐。已露凍一宵。因戲之曰。我憐汝苦。我將予汝以四十千錢。汝妹鬻爲我女。可乎。女丐搖首曰。寒門不幸。父母雙亡。遂致淪落爲丐。姊妹二人相依爲命。豈可鬻我妹爲他人女耶。且得錢亦無用。不如逍遙街上。與妹相聚之爲念也。因不顧而去。噫。若女丐者。可以風矣。

【六】

有一乞兒。行乞荒村。野犬吠其後。進退維谷。狀頗窘。後疾行乃脫。遂



口占一詩云。我討我的飯與汝何相干。生成勢利犬。單咬破衣衫。詩極雋俏。蓋紀實也。

【七】

嘗見三借廬筆譚云。丙子春。南鄉來一丐。敝衣敝屣。日行街頭一回。旋宿破寺。不言不笑。亦不乞于人。人舍則取之。或蹙爾而與。便反目相向。設所得足一日餐。雖獨舍者亦不顧而去。人以其廉也。頗重之。一日忽狂歌市上。作種種戲。羣兒圍隨之。然口中所歌。非詩非曲。甚典雅。吾友丁小舟異其人。夜深漏往破寺訪之。不見。書小舟敬謁四字於壁。越日再去。見寺壁墨迹淋漓。筆勢飛舞。則七絕詩兩首也。詩云。怕作人間公與侯。風塵落拓試庸謀。果然大地無青眼。要去乘槎上斗牛。雄心磊落總難平。匣裏龍泉入海鳴。只有小舟能識我。他年

書記要留卿。下書驚雷子。右光留別數日夜至。其人終杳。知爲奇士。然終莫詳詩意。今小舟已歸道山。未死前數日。錄此事并詩寄余。因采入焉。

【八】

余館帶城橋時。有趙姓者。性喜爲丐。北寺故丐聚處。有人題額曰義屈卑田。有丐首一人。凡欲丐者必先入名籍。中謂官丐。方可任其所之。不則爲本丐欺。且無捨者。趙某家本小康。妻亦美。惟家居三四年。必棄之去。以錢一貫。入名卑田籍。丐知其富。優待之。于是甘之如飴。又胥門洪某亦有丐癖。嘗寄身此寺。入義氓籍。（卽卑田籍。余曾見其冊有八千餘人。）家人覓得之。強使返。今稱素封矣。按唐叢載。後齊武平時。後主于後苑內作貧兒村。常親衣檻樓之服。行令其間。以



爲樂以一國之尊。而甘心如此。理亦有之。不可解也。

【九】

花根雲行二十。天台儒家子。貌翩翩。性嗜讀。幼失怙恃。年十四。卽補博士弟子員。戚里推爲國器。欲妻以女。笑却之。詢何故。曰。我命中雖無十二釵。然絕非田舍翁。抱着黃臉婆子眠一世者。家赤貧。日把卷。不顧灶突塵。同人偶拉往東郭觀戲。甫一二闌。卽稱賞。又演滎陽公子教歌。覺鰥寡孤獨之流。疲癯殘疾之輩。弄蛇牽犬。刻劃盡情。生大樂曰。妙哉。此天人菩薩現宰官身而說法像也。人以爲癡。生曰。丐也者。不識不知。無拘無管。以天地爲蘆廬。以日月爲燈燭。以江河爲襟帶。以木石爲友朋。歌哭無常。叫號隨己。是真薄諸侯而不爲。比散仙而無愧者。何樂如之。時生有遠族伯叔行胞兄弟者四。業半儒賈。產



極膏腴。有德耀妻。抱鄧攸戚。偶中秋邪。相繼殞謝。銅山萬丈。悉歸四  
嫠婦。撐持議擇嗣。未決。族之無賴者。乃蠅集謀瓜分廳事几榻。不羽  
亦飛。田畝佃人。被脅咸逸。流言四布。不止穿窬。嫠輩稍理。卽橫目爭  
曰。寺人產耳。孰不有分哉。嫠憤極。鳴宰。宰至。諭速立嗣。承宗祧。嫠叩  
首曰。族子皆豚犬耳。與其遺風木憂。盍若視亡者成伯道。今乞賢宰  
官出示與族人約。凡子姪行。無論遐邇。但秋試一獲解。卽嗣之。否則  
未亡人甯乞不怨也。宰曰善。卽示懸里門。並花氏宗塾族。咸惶惶作  
希冀想。然掘臨時井。又自悔其遲。茂才花根石。富不仁。亦夙涎嫠產  
者。浼生作捉刀人。雋卽酬千金。生正苦囊澀。卽乘便之錢。唐同舍館  
石時。出宿勾欄。生獨居。忽一褐衣人。貿貿然來問生曰。君花茂才根  
石耶。姑應之曰。然。曰。曷試言長上名字事蹟。石父本生叔。詭告且確。



袖出一函與之。曰：此家主所持贈者。闕莫示人。揭曉來討喜觴飲耳。言已卽去。生潛閱之。闔中關節也。蓋石父亦明經。有富名。簾官某與有素。媚之希豐酬。適來者价也。生懷入闔。草草與石文。自則畧一經營。嵌關節。及榜發。石落而生魁矣。榮歸在途。方自慚蓬華湫隘。比入里門。而四鰲已擁之至家。滿堂設紅毳氍毹。壁上泥光可耀目。會宰亦呵導來賀。生錯愕不知所云。鰲出叩謝玉成。生則再三辭。宰曰：是有議約。何必辭。立命冠服入叩四母。與亡者木主。禮成始去。鰲呼生曰：得汝爲子。足爲孀孤吐氣。家中不少阿堵物。聽揮霍不吝也。生拜曰：諸母有子若揮霍。是何異外人之鯨吞。但兒冠尙未娶。意欲娶兩婦。一爲本生潔蘋蘩。一爲諸慈奉榛栗。鰲笑曰：吾輩本意爲兒娶四婦。頃如兒言。卽娶五婦何如。生拜謝。昕夕定省。如所生。鰲亦鍾愛如己。